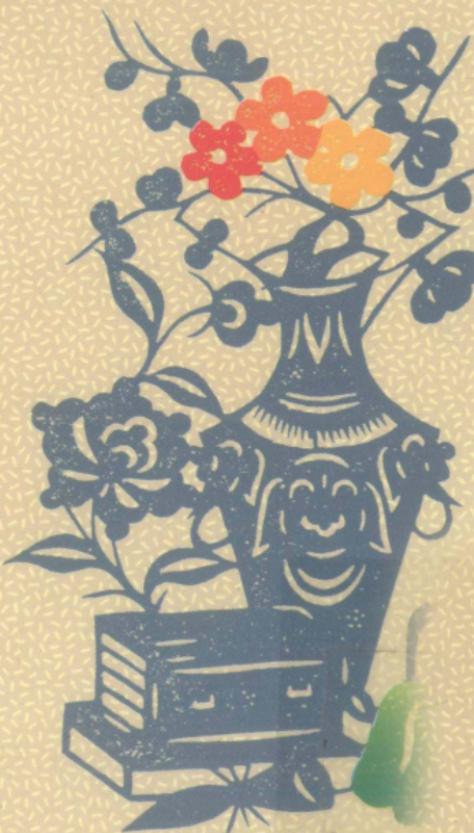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五集



顧問委員：

王夢鷗（國立政治大學）
李田意（東海大學）
張敬（國立台灣大學）
曾永義（國立台灣大學）
羅宗濤（國立政治大學）
王秋桂（清華大學）
伊維德（Wilt L. Idema,
荷蘭萊登大學）
杜德橋（Glen Dudbridge,
英國劍橋大學）
柳存仁（澳洲國立大學）
馬幼垣（美國夏威夷大學）
陳慶浩（法國國家科學院）
雷威安（André Levy,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



編輯委員：

王三慶（文化大學）
王安祈（清華大學）
王國良（東吳大學）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
林明德（輔仁大學）
林鋒雄（文化大學）
金文京（日本慶應大學）
胡萬川（清華大學）
陳萬益（清華大學）



●封面設計 / 林佳瑩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五集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五集

84.02.1684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臺幣380元

編 者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執行編輯 方 清 河
發行人 劉 國 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7627429・3620308
郵 撥 電 話：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334-2(平裝)

**小說戲曲研究 第五集 /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 --初版.**
臺北市：聯經，民84
面； 公分
ISBN 957-08-1334-2(平裝)

I. 中國小說-評論 II. 中國戲曲-評論

827.8

84001417

目 次

目 次

中國人虎婚姻故事類型研究	洪瑞英	一
〈馮燕傳〉及相關系列故事的理解	胡萬川	二七
關帝崇拜的起源：一個文學現象的歷史		
文化考索	胡小偉	四三
叛亂者的鏡中影之傳說	林青蓉	五七
《浮生六記》考索	陳毓熙	六三
論《聊齋志異》之「奇」與「常」		
——蒲松齡的現實主義觀	鍾明玉	七三
石川鴻齋的《夜窗鬼談》與蒲松齡的 《聊齋志異》	黑島千代	一五

存在與敘事藝術的本體關係

——以《紅樓夢》爲例

黃慶聲

三五

論《紅樓夢》與昆曲

王湜華

三四七

晚明時期崑劇的聲腔結構內涵及發展

林鶴宜

三六七

關於崑山腔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商兌

王永健

三三九

中國人虎婚姻故事類型研究

洪瑞英

南開工專講師

一

人獸婚是屬於世界性類型故事之一，不論是人直接與獸類結合，或是與變形為人之動物結合，皆可說是人獸婚之類型範疇。

有人說，中國在漢朝以前已有人獸婚傳說^①，以現今材料來看，雖尚無充分證據可資

①朱桓夫謂人獸婚姻在秦漢之前就樂道於人口，至魏晉如洪水氾濫，志怪小說中，此類故事比比皆是。其並以為就現今材料而言，雖尚未發現漢之前文獻中有人虎婚姻故事記載，但說漢之前已蘊育了人虎婚姻故事胚胎當不為過。見《東海虎皮井故事考源》，《民間文學論壇》，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頁五十四。

說明，不過，無論如何，至少至南北朝志怪小說發達時代，已確實有許多這樣的故事模式，如《搜神記》「白水素女」（田螺女郎）、「新喻男子」（天鵝處女）故事等，乃至後來最常見、最有名的人狐、人蛇之間的愛情婚姻類型，更是此類故事之大宗。此外，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記載其他動物變的妻子中還有老虎、雁等^②，可見此類故事流傳之廣。

有關此一題材的產生基礎，眾說紛紜，或解釋成是先民圖騰崇拜的演變；或以為與之無關^③，至今雖尚無確定可靠文獻證明與先民圖騰崇拜有關，然而由許多民間傳說卻可見出其與動物祖先崇拜相關聯之軌跡。

原始初民在面對大自然變化的危機時，潛意識中會自然產生突破心理，尤其相對於猛

②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頁一二二。

③英國麥苛勞克以為獸婚故事的原始是圖騰，見「獸婚故事與圖騰」，《北京大學民俗叢書》第十六冊（臺北：東方文化書局，一九六九年），頁一五〇。另廖咏禾則不贊成將人獸婚傳說解釋成是先民圖騰崇拜成因，其認為沒有任何可靠文獻證明，且與氏族保護神發生愛情關係是對神不敬。見丁義珍，〈東海虎皮井傳說探源〉，收錄於《中國民間傳說論文集》（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頁二四二。

獸飛鳥而言，人類自身的生存能力顯得十分薄弱，這種生活困境，使初民產生了動物崇拜之圖騰信仰，並引發了人類與動植物結合的意識。無論任何圖騰部族，皆相信其部族與圖騰動植物之間具有密切的血緣關係，岑家梧即認為解釋此類圖騰部族祖先崇拜的傳說約有兩種典型：

(一)某種動植物化身而為部族之祖先。

(二)人與某種動植物交而生其部族^④。

動植物化身為部族祖先者以北美印地安各部族最多，如朱克都人(*Choctaws*)的喇蛄部族，其祖先相傳即為喇蛄化身；另奧日貝人祖先則由狗變化而來^⑤。至於以人與動植物交而生圖騰部族的傳說更多，如北美有人蛇結婚，及人熊夫婦型傳說^⑥；又如《後漢書》

④岑家梧，《圖騰藝術史》（臺北：駱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頁二十九。

⑤同上，頁二十九—三十；此外，《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夜郎祖先由竹化生，或亦為此類型之例。

⑥人與動植物交而生圖騰部族傳說，以北美、非洲各圖騰民族發現尤多，見岑家梧，《圖騰藝術史》，頁三十一—三十二。

所記人與狗結合之盤瓠故事，及史書所載突厥、高車為人與狼繁衍之後裔傳說皆是^⑦。人與動植物交而生部族的傳說形式在流傳中有了改變，動物不再以其原本面目出現，而變作人形與人結合生子，如雲南白族的虎氏族、熊氏族、蛇氏族、鼠氏族及傈僳族的虎氏族、熊氏族傳說^⑧，皆是記載其女祖與變形為男子之動物結合繁衍。除了動物化身為男子之外，西非諸圖騰部族獵人與美女動物結婚的傳說亦極多，如與中國田螺女情節類同的栗鼠美女故事^⑨；又如婆羅州土人蜂女的神話^⑩；另我國東北鄂溫克族與達斡爾族的狐狸美女傳說^⑪等，皆是動物變身美女典型，弗雷澤以為天鵝處女、美女野獸等類型的民間故事或淵源於此^⑫。

⑦ 盤瓠傳說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突厥、高車傳說分見《隋書·突厥傳》、《魏書·高車傳》。

⑧ 白族傳說見《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北：遠流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九冊，頁二十七；傈僳族傳說，同上，第十一冊，頁五十八。

⑨ 西非栗鼠美女故事記一獵人獲一栗鼠，栗鼠變身為婦人料理家事，後為獵人發現並與之結婚。見岑家梧，《圖騰藝術史》，頁三十四。

⑩ 婆羅州蜂女故事與田螺女情節亦類似，見林惠祥，《神話論》（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一年九月），頁一〇五。

⑪ 周愛明，〈論狐妻故事的生成與發展〉，《民間文學論壇》，一九九〇年第五期，頁三十九—四十。

不論是人與動植物直接結合，或是與變形為人之動植物結合，皆可說是一種對祖先圖騰的解釋。人直接與動植物結合生人的傳說當是起源於人的尊貴意識尚未發達之前；而白族與傈僳族的各氏族起源傳說，及西非的美女野獸等圖騰傳說，則應是人類將人從動物界分離出來後，對原生族源神話的一種修改。

在人獸婚故事裡，人虎婚姻是其中一類在數量上雖不及狐妻，然卻自成格局的故事類型。人虎婚姻故事出現的基本前提，當是傳說中已有虎能變為人的觀念，其衍變基礎之一可能即是來自於前述圖騰信仰中有關人虎結合的氏族起源傳說，這類傳說在漢族並未見載，今所見者，大部分為少數民族的考察記錄，如前述雲南白族及傈僳族皆流傳其女祖與老虎變形的小伙子結婚生子故事。

至於最重要的衍變基礎當是人的尊貴意識逐漸發展之後，人漸漸擺脫原始時代人企圖變成物類以同於物的心態，而變成物類渴想轉化成萬物之靈的人形，隨人入世。日本學者西村真次雖懷疑天鵝處女故事是圖騰主義時代的思想，但其亦以為脫羽衣而沐浴的理由雖不見於故事表層，然白鳥捨棄重荷而發達為人的過程似潛藏於故事之中^⑯。

^⑯岑家梧，《圖騰藝術史》，頁三十二。

^⑰見鍾敬文，〈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北京大學民俗叢書》，第十六冊，頁六十九。

「發達為人」正是動物捨卻獸身，努力進修仙界的中介過程。動物化身人形，乃是因為修成人身之後，方能入道成仙，在修道立場而言，人身是最高等的基礎，佛教雖謂眾生平等，但亦強調「人身難得」；道教修道思想亦然，元雜劇《城南柳》楔子中呂洞賓即云：

爭奈他土木之物，如何做得神仙？必然成精之後方可成人，成人之後方可成道^⑭。
由獸→人→神仙，可說是自我→超自我的實現，皆是成就另一進層的生命，由物性意識而提昇為人性意識。而不管其是否有意成仙或超越自我，求得人形和人的意識，大抵是異類共通的意願，這也是六朝大量精怪幻化為人故事出現的原因之一。

二

精怪化身為人的故事又常常以幻化女子角色為多^⑮，《情史》卷二十一云：
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怪，往往托少女以媚人。其託於男子者，十之一耳^⑯。

^⑭（元）谷子敬撰，《城南柳》，收錄於《元曲選》（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年九月），第三十四冊，頁三。

在中國人虎婚姻故事中，老虎美女也是主要的變形典型，現存所見有關虎化女子的最早記載為《異苑·美女老虎》一則：

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唯見虎跡，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⑯。

徐桓故事中虎化美女以美色誘人正是六朝精怪化身美女的普遍典型。李豐楙以為六朝志怪小說中動物精怪變男化女，縱其淫欲，除為當時禮教鬆弛之證外，部分也源於獸姦等不正常性關係的民間傳聞^⑰。徐桓故事中言虎妖「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情節，即尚存有

^⑯周伯乃以為小說中所展示的道德模式和荒謬感，多少與禮教的式微，和儒家的衰落有關，加上胡習的影響和文人原有的優越感所致，這些小說所表現於男女之間的情愛，是既盲目而又專一，且十之八九都是女人專一於男人。文人刻意維護自己的尊嚴，深怕社會指責，故將婚姻以外的愛情，寄託於神仙鬼狐之間。見《古典文學的情愛觀》，收錄於《古典與現代》（臺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頁一二二。

^⑰（明）澹澹外史（詹詹外史），《情史》（臺北：廣文書局，一九八一年八月），卷二十一，頁二十一。

^⑯（劉宋）劉敬叔，《異苑》（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學津討原本二十二函，一九六九年），卷三。

民間野獸奪婦執夫傳說的遺痕，這類傳說至遲在漢代已流傳於世，漢焦延壽《易林》即言：

南山大獲，盜我媚妾，怯不敢逐，退而獨宿⁽¹⁹⁾。

《神異經·中荒經》亦云：

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曰）綢。須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彊牽男人⁽²⁰⁾。

另南宋周密《齊東野語》亦言此類牝獸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²¹⁾。徐桓故事與上述記載十分相似，只是虎獸不以動物形態出現，而變形為人，或許即是此一傳說的人化現象，而後代除了虎變形成人與人婚配之外，亦出現人與真虎結合故事，如《廣異記·虎婦》及《情史》所輯錄邱高故事等皆是⁽²²⁾。

(18) 李豐楙，〈六朝精怪傳說與道教法術思想〉，《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一年六月），頁二十八。

(19) 〈漢〉焦延壽，《易林》（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〇年五月），卷一，頁十七。

(20) 王國良，《神異經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頁一二二。

(21) 《齊東野語·野婆》條云：「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學津討原本二十函），卷七，頁十七。

(22) 〈虎婦〉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一所引，頁三五〇〇；邱高故事見《情史》，卷二十一，頁四。

徐桓故事中的人虎關係尚僅止於露水之歡，亦有真正具備婚姻模式者，據筆者至今所見資料，此一「動物妻子」故事模式概始見於《法苑珠林》卷五十八引《白澤圖》云：

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

丈夫取為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²³。

《白澤圖》為古讖緯書的一種，其成書概本為原始神話，經兩漢間人加以改造，而盛行於南北朝以後²⁴。由《白澤圖》這類早期狼妻傳說模式，很容易配合各地域、各民族的自然、人文背景及風土民情，而以虎易狼，演變成一個人虎婚姻故事。

今所見人虎婚姻故事中，與《白澤圖》所載狼妻典型相類者可推《五行記》所錄袁雙▽一則：

²³(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五年六月，四部叢刊初編子部)，卷五十八，頁六九九。

²⁴高國藩以為白澤圖之說當與白澤之說一樣是先秦神話的反映，其所以歷來無撰述者姓名，蓋其乃原始人民口頭神話之因，見《敦煌本「白澤精怪圖」與古代神話》，《神話新論》(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頁三一三。另有關《白澤圖》問題可參見陳槃，《古讖緯書錄解題(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二本；林聰明，《巴黎藏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及「敦煌二十詠」考述》，《東吳文史學報》二號(一九七七年三月)。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與雙為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又生二男，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後，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脫釧挂樹，便變形作虎，發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竊語其婿，卿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後將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實。後乃越縣趨墟，還食死人。^㉕。

袁雙虎妻故事尚保留著《白澤圖》狼妻之模式，仍有著妖獸作惡行祟之特質，與此同樣表現虎食人之恐怖特性的人虎婚姻故事，則可以《集異記·崔韜》為代表。

《崔韜》^㉖故事敘述崔韜於旅遊途中借宿仁義館，見一虎獸於中庭脫去虎皮，變成一奇麗嚴飾之美女，崔韜取其獸皮棄藏廳後枯井中，掣女子而歸，並與之結婚生子，後二人重歸故館，井中獸皮衣宛然安好，韜妻取虎皮著身，立化為虎，跳躑哮吼，食其子與韜而去。^㉗。

崔韜故事是人虎婚姻類型中流傳最廣者，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段數有

^㉕ 見《太平廣記》卷四二六所引，頁三四六七。

^㉖ 見《太平廣記》卷四三三所引，頁三五一四。